



第一缕阳光。人们在三亚藤海湾迎接千禧年第一缕阳光。黄一鸣摄



在海口人大大会堂举行的迎接2000年海口万人欢庆之夜，人们欣喜若狂为新千年到来欢呼。



新千年跨年夜，海口市解放西路邮局门前人们争盖世纪邮戳留念。



1999年12月31日下午9时许，上千对鸽子在三亚2000年神州世纪游海南迎接新世纪庆典会场上下飞翔。

A

世纪预言和“千年虫”

关于千禧年，至今让人印象深刻的大概是世纪预言和千年虫了。当时关于“世界末日”的传言甚嚣尘上，17世纪法国“预言家”诺查丹玛斯的《诸世纪》在一些人手中悄悄传阅。

“回想起来，当时大家还真是杞人忧天。”海口市民符琼对当初的情形依然津津乐道。当时正在读初中的符琼，印象最深的就是班中同学之间互传着各种关于“世界末日”的小道消息。有同学家里甚至购置了家用发电机，预备万一“世界末日”来临没有电时，自家还可以发电维持一段时间。

符琼还记得，那年传得神乎其神的所谓预言还包括：1999年8月18日那天，太阳系九大行星以及太阳和月亮的空间位置将排列成一个大十字架，地球位于大十字架的中心。人类将迎来巨大灾难。

好不容易在紧张中度过了1999年的绝大多数时间，到了年底，计算机病毒“千年虫”在全球爆发，又让不少人陷入恐慌。

“千年虫”是指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在新千年到来时，因无法区分“00”究竟是代表“1900”还是“2000”，引发系统功能紊乱，从而引发全球性问题。

“千年虫问题是新旧世纪交替之时的一个重大事件。这一事件无论是对于人类，还是对计算领域或者技术领域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训。”海南日报信息技术人员韩万光回忆，事实上从1998年开始，大家已经开始为防范“千年虫”做准备，省里组织相关部门开了无数次会，在2000年来临之前，他们提前备份好了数据，更换了最新的软件设备。虽然做了十足的准备，但在零点到来之前，大家悬着的那一颗心还始终不敢落地。

浙江科技报记者汤茹悦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当时的心情：“1999年年底，每次用电脑，我都会担心，我的计算机到底会不会识别‘00’。1999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，我特意和家人待在一起，一直到午夜都不敢睡。”

邂逅新世纪海南第一缕阳光

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



在三亚藤海湾迎接千禧年第一缕阳光的黎族姑娘。黄一鸣摄

转眼间，2019年的进度条，只剩下最后1天。2020年即将到来，蓦然回首，曾经很多人满怀期待跨入的21世纪，竟在不知不觉中，度过了五分之一。虽然2000年已经过去了很久，但很多人依旧怀念它。

在海南人的千禧年跨年记忆中，当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耀三亚藤海湾时，曾有许多人又蹦又跳、泪流满面。



游客市民在三亚大小洞天送别上世纪最后一轮落日。黄一鸣摄

B

跨入新时代的的喜悦和狂欢

“世界末日”的谣言、“千年虫”的恐惧曾让很多人睡不着觉，但事实证明，这一切都是杞人忧天，新千年的钟声准时敲响了，整个海南岛沉浸在展望新世纪的喜悦和幸福中。

1999年12月31日下午6时整，随着1999年最后一缕霞光从天边渐渐褪去，2000年迎接新世纪的庆典在三亚南山举行。

据当时在三亚南山负责策划活动的媒体人肖剑回忆，当时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，统一着装来到观海平台，为新千年欢呼、为新千年祈祷。时任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宣布：“2000年神州世纪游海南（三亚）迎接新世纪庆典开幕。”话音刚落，数百只和平鸽从人群中振翅齐飞，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而当天晚上，在椰城海口，同样是一片欢声沸腾。刚上大学的郑国强和班上同学，坐着“喘息粗重”的老式中巴车，一起来到海口人大大会堂广场跨年。

广场承载着椰城人喜迎新千年的狂热。在学生们的载歌载舞中，1999年23点53分，海口人大大会堂的大屏幕画面切换到北京中华世纪坛的场景，人群一阵欢呼，人们挥舞着双手，两眼紧盯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。23点59分50秒，伴随着电视屏幕上北京中华世纪坛的欢庆画面，人们一起数着“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”——

2000年来了！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迎接千禧年的欢呼声，喊声和着北京“中华世纪钟”的洪亮钟声，响彻椰城的夜空。

荧光棒、彩旗、气球、衣服、帽子……人们挥舞着一切可以挥舞的东西，有人将衣帽抛起来了，象征希望的七彩气球飘向夜空。人群中老的少的，认识的不认识的，互换着自制的“千年同心礼”，嘴里都是祝福的话语。广场上响彻着迪士尼的狂热旋律，青年们手拉着手加入舞圈，他们扭着身体，尽情感受新千年来临的喜悦。

C

迎来新千年第一缕阳光

千禧年跨年的狂欢并没有因为夜色的加深而结束。在三亚藤海湾的沙滩上，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上千人在此等待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。

据当时参加第一缕阳光拍摄的时任海南日报摄影部主任武进群回忆，2000年1月1日清晨7点钟左右，中央电视台现场主持人敬一丹面对全球138个国家、1000多个城市的40亿观众说：“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三亚市……”7时16分，离海平面一段距离的天边，太阳喷薄而出。7时17分，红日慢慢变大变圆，像小孩子的笑脸。7时18分，随着越来越快地升腾，一轮红日终于冲破层层云雾，射出万丈光芒。

现场音乐响起，人们欢快起舞。敬一丹对着镜头说，“三亚是我国的南大门，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。选择三亚作为迎接新千年第一轮日出的直播地点，是时代精神的象征”。

2000年1月1日，海南日报的头版上出现了一张巨幅跨版图片，拍摄的正是新千年的第一缕阳光。图片说明上标注：2000年1月1日7:16摄于三亚藤海湾。当天的海南日报一出，不少媒体同行都给报社打来了电话，很多人不敢相信海南日报能在第一时间刊登当日的日出照片。在数码相机还未普及的年代，纸质媒体大部分使用胶片相机，从图片拍摄到冲印再传回报社，往往要花费几个小时。

这张图片的拍摄者武进群回忆，为了千禧年跨世纪的版面策划，海南日报编辑部开了多次会议，自己也利用私人交情，从《南方周末》的一位同行那里借来一台当时最先进的佳能520数码相机。这台相机体态笨重却价值不菲，价格要26万元左右，后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，数码相机变得越来越轻巧，价格也越来越亲民。

刚刚进入海南日报工作，一同参与新千年日出拍摄的时任海南日报摄影记者王军回忆，自己在2006年，以2300元的价格从某收藏网站上拍下当时使用的这款佳能520相机，作为对新千年跨年的纪念，也是对自己职业生涯中重要一刻的留念。

像王军一样，相信很多人都对千禧年有着刻骨铭心的回忆。很多人不会再有跨越世纪的机会，那种一边听着末日流言，一边踮脚张望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心情，同样不会再有。但是转念一想，那个清晰明亮、欣欣向荣的年代，至少经历过，这本身就已经很幸福了。

海南日报2000年1月1日刊发的新千年日出照片。武进群 王军摄

千禧年跨年记忆



(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)

新千年：涛声依旧戍天涯

文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陶昱

“白天兵看兵，晚上看星星。出门见大海，入夜听涛声”。这曾是驻守中国南大门的“天涯哨兵”们的真实生活写照。1999年12月16日，祖籍江西九江、18岁的年轻小伙余国庆正式成为三亚东瑁洲岛上的第一名“天涯哨兵”。在这里，他和连队的战友们一起见证了新千年的钟声敲响。

余国庆还清晰记得，1999年12月31日，连队里一派繁忙，一大早补给船送来了茶果糕点，大家都格外兴奋。这是包括余国庆在内的60名新兵在岛上度过的第一个农历新年，而且是这么特殊的新年。当天晚上，新兵连在岛上的篮球场举行了一场欢迎茶话会。茶话会结束后，他们列队来到1999年10月刚落成的“天涯哨兵”雕塑前，倾听连长黄文忠讲述连队的故事。

“老一辈守岛人在荒岛上开山铺路，全靠肩扛背驮，用断的钢钎、铁铲不计其数，不到两年时间，全连官兵平均每人穿破了8双解放鞋，磨破了4套迷彩服，个个晒得皮肤黝黑。”听着连长的深情讲述，余国庆和新兵战友们仿佛也听到金石在碰撞，闻到热血在迸发。在这里，他们开启了部队生涯的第一课。

来海南之前，像很多内陆来的战士一样，余国庆也从来没有见过大海。那天晚上，他和战友们一起爬到岛上最高的哨所，守候新千年的第一轮日出。“大概早上7点左右，天空一开始还是一片浅蓝，转眼间，天水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红霞。红霞的范围慢慢扩大，越来越亮。我们知道太阳就要从天边升起来了，便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里。”余国庆永远忘不了太阳冲破云霞跳出海面的场景，大家都挥舞着帽子，欢呼跳跃起来。

就这样，满怀兴奋和好奇，新兵余国庆和战友们一起跨入了新千年，也开启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艰苦岁月。

余国庆忘不掉岛上“苦咸水”的味道。刚上岛的时候，岛上没有水电，饮用淡水只能靠补给船运送。洗澡则只能用淡化了的海水，大伙都叫这种水“苦咸水”。

余国庆记得，2000年以后，岛上通了电话，不过全岛只有一部，大家要排队轮流着打。每人一周只能打一次，一次5分钟。拿起电话时，纵使满腔的话往外涌，也必须挑出重点，简明扼要：“家里好吗？”“好。”“在部队好吗？”“也好。”

2008年，3G开始进入全面商用时代；那一年，岛上通了2G信号。又隔了几年，岛上通了3G信号。余国庆记得，和家人视频的时候画面不流畅，常常是半张脸卡在那里。不过缓解思念的方式从“听”变成了“看”，总是又幸福了点。

后来，余国庆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军校，从一名小战士成为连长。2013年，余国庆离开了小岛，转业到三亚吉阳区政法委工作。几十年来，一茬茬像余国庆一样的年轻战士在这个孤悬海外的小岛上来来走走，他们把最好的青春留在岛上。“爱国爱岗乐守天涯”的初心，也在一代又一代驻岛官兵的使命交接中，纯粹如初。

海口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符丽：见证海口“世纪婴儿”诞生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侯赛 通讯员 全锦子



海口“世纪婴儿”诞生。

时间拉回到2000年，新千年来临，逢世纪交替，各地都关注着“世纪婴儿”。现在是海口市人民医院行政人员的符丽，当时是妇产科助产士，当晚她值班，见证了海口新千年第一位“世纪婴儿”的诞生。

1999年12月31日最后几分钟，海口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产房内，医护人员正紧张忙碌着。产房外，一位名叫何国辉的年轻男子不安地守候着，陪伴他的还有几十位素不相识的人，这些人都是住在医院里的产妇及家属，还有媒体记者在这里蹲守，大家都在等待“世纪婴儿”的降临。

人群中，有人拿着手表，有人拿着手机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上面显示的时间。还有十秒钟就要进入新千年了，有人开始以倒计时的方式读秒：“10、9、8、7……”人们兴奋地大声跟着读起来。在这个喜悦的时刻，大家忘记了正身处应该“保持安静”的医院，而医护人员也给予了足够的宽容，让他们享受这激动人心的一瞬。

“零点了！我们已经进入2000年了！”2000年1月1日零时5分，产房内传出喜讯：“生了！顺产一个男娃，8斤，母子平安！”产房外沸腾起来，大家拥抱在一起，共同分享当时的快乐。那个不眠之夜，至今鲜明地印在符丽的脑海中。

符丽记得，当时好多记者都来采访了，孩子的父母进产房之前就琢磨好了孩子的名字，如果生女儿就叫“千禧”，生男孩就叫“世纪”，小名都叫“二一”。孩子父亲听到报平安后，第一时间就给岳父岳母打了电话，当时就给孩子取名“何世纪”。